李小青 著

The Island of Utopia containeth in breadth in the middle part of it (for there it is broadest) two hundred miles. Which breadth continueth through the most part of the land, saving that by little and little it cometh in and waxeth narrower towards both the ends. Which fetching about a circuit or compass of five hundred miles, do fashion the whole island like to the new moon.

...is form and fashion of a weal public, which...

永恒的追求与探索
——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嬗变

Eternal Utopia: A Study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British Utopian Literature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小青 著

The Island of Utopia containeth in breadth in the middle part of it (for there it is broadest) two hundred miles. Which breadth continueth through the most part of the land, saving that by little and little it cometh in and waxeth narrower towards both the ends. Which fetching about a circuit or compass of five hundred miles, do fashion the whole island like to the new moon.

永恒的追求与探索
——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嬗变

Eternal Utopia: A Study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British Utopian Literature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敬铃凌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追求与探索：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嬗变 / 李小青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9
（博士外语学术专著. 金黄色系列）
ISBN 978-7-5614-4997-4

Ⅰ.①永… Ⅱ.①李… Ⅲ.①文学研究-英国 Ⅳ.①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6035 号

书名　永恒的追求与探索——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嬗变
Yongheng de Zhuiqiu yu Tansuo—Yingguo Wutuobang Wenxue de Shanbian

著　　者　李小青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997-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8.2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561.06
28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乌托邦与乌托邦文学的界定 /1

一、对“乌托邦”的界定 /1

二、对“乌托邦文学”的界定 /7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回顾及现状 /13

第三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及难点 /26

第一章 英国乌托邦文学的诞生 /29

第一节 萌芽：“科凯恩之地”——民间歌谣中的人间天堂 /30

一、穷人的天堂 /31

二、民间乌托邦的共性 /36

三、“科凯恩之地”的意义 /39

（一）英国文学主流对“科凯恩之地”的贬低 /39

（二）“科凯恩之地”中的乌托邦精神 /42

第二节 诞生：《乌托邦》——人文主义者莫尔的理想社会 /48

一、人文主义者莫尔及其《乌托邦》解析 /49

（一）人文主义式的政治、经济观 /52

（二）人文主义式的宗教、伦理观 /54

二、《乌托邦》的思想、文学渊源及影响 /59
（一）思想渊源 /59
（二）文学渊源 /65
（三）《乌托邦》的影响 /69

第二章 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兴盛 /75

第一节 乐观、进取的“优托邦” /75
一、《新大西岛》上的科学曙光 /76
二、“鲁滨逊”的个人英雄理想世界 /81
第二节 对“优托邦”幻象的质疑 /89
一、斯威夫特的冷嘲热讽 /90
二、理性的反思 /99
（一）“拉塞拉斯”对终极幸福的追寻 /99
（二）布莱克的“历史循环观” /104
（三）回归“阿卡狄亚” /109
第三节 女性乌托邦的别样风景 /120
一、女性眼中的人类未来 /121
二、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镇》 /128
第四节 进入时间之维的乌托邦 /136
一、未来的召唤 /137
二、乌托邦实践 /140

第三章 20世纪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多元表现 /145

第一节 “反乌托邦”的梦魇 /146
一、威尔斯的失望与希望 /147
二、异化的社会 /15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154
（二）奥威尔的《1984》 /158
三、科幻世界中的噩梦 /161
四、乌托邦里的生态灾难 /166
第二节 从“救世”到“自救”的转变 /170
一、“人性本恶”与“自由意志” /171
（一）“救世”梦想的破灭 /171
（二）“自救”的期望 /176
二、向审美救赎的回归 /185
三、“批判的乌托邦” /193

第四章 英国乌托邦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关系 /197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乌托邦”式作品 /197
第二节 英国乌托邦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202
第三节 对英国乌托邦文学的译介、误读与接受 /209
一、译介与误读 /209
（一）对英国乌托邦文学的译介 /209
（二）对英国乌托邦文学的误读 /219
二、接受 /223
（一）晚清作品中的接受 /224
（二）老舍的《猫城记》 /226
（三）林语堂的《奇岛》 /230

结 语 /235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53

绪 论

第一节 乌托邦与乌托邦文学的界定

一、对“乌托邦”的界定

虽然乌托邦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神话，但谈到“乌托邦”这个概念，不能不从16世纪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汤玛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1516）说起。“乌托邦”首先是由这一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莫尔自己并没有对“乌托邦”一词直截了当地作概念性的描述和总结，只是将这一理念以文学形式表现在他的《乌托邦》文本中，通过乌托邦岛与英国社会政治现实的非常明显的二元对立表现出来。

《乌托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的是糅合了英国和法国特征的现实政治社会，其中充满了斗争、阴谋和犯罪；第二部分则由虚构的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转述乌托邦岛的见闻。与当时社会现实迥然不同的是，乌托邦岛上的社会和谐而又快乐。两部分内容都是出自同一个叙述者希斯拉德之口，但莫尔有意将之分开，就是想要表明乌托邦与当时社会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并以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平、荒谬和丑恶现象，来凸现乌托邦岛的社会空间的纯洁性。当然从希斯拉德的语气中，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莫尔自己的声音，一个来自现实世界而深受乌托邦岛影响的人对社会现实所存的批判

态度……可见，乌托邦是在与社会现实的对立中作自我揭示的”。[①]

自莫尔通过他的文学文本表述“乌托邦”以来，这一概念在随后的漫长历史中，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地扩展，从而与其辞源学上的意义相去甚远。各种“乌托邦”概念五花八门，它们基于不同的立足点，有不同的阐释。尽管对乌托邦的界定众说纷纭，人们却在“超越社会现实”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表现了乌托邦这一最为一般性的特征。而“超越”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将立足于何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也引出了研究者们在乌托邦观念上的差异。

总而言之，对“乌托邦”的界定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

狭义的理解常常将这一概念直接与汤玛斯·莫尔的同名作品《乌托邦》相关联，多依据这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来界定这一概念，将“乌托邦”看成是对人类理想社会或国家的理性设计，注重对社会制度的设想和考察。因此那些从内容和形式上与《乌托邦》相违的，或出现时间早于《乌托邦》的其他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想象作品，一般会被排除在狭义的乌托邦研究范围之外。英国学者戴维斯（J. C. Davis）采用的就是这种狭义的界定和区分方式，在《乌托邦与理想社会》（*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1981）中，他就试图将理想社会归类，同时将乌托邦作为其中的一个类别加以界定。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是16、17世纪的英国乌托邦作品，作者包括了莫尔、培根、温斯坦利和哈林顿。戴维斯对理想社会的区分依据的是它们对人的欲望的满足程度，他认为所有的理想社会，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应努力弥合供与需之间的“沟壑”（gap），这是一个“集体问题”

① 参见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页。

（collective problem），而不是某种个体的烦恼。他认为，除“乌托邦”外，像“阿卡狄亚”（Arcadia）、“千年盛世”（Millennium）等都不合适，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它们都是“不现实的”（unrealistic）。而“乌托邦”应该是可实现的，是在头脑中精心组织的、能解决上述基本的“集体问题”的构想，并寻求设计出一套政治和社会制度来解决这些由集体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和潜在的社会失序。供求矛盾是与生俱来的，而乌托邦就是一个能包容、化解其负面效应的“手术”。说到底，乌托邦就是要建立、制定一种“典范制度”（model constitution），这是对人类本质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解决方式，而整体性、秩序和完美成为界定乌托邦的特征。[①] 法国学者吕克·拉西纳也认为不应该把任何有关理想的社会境界的表述都称之为乌托邦，因为乌托邦也只是理想的社会境界的模态之一。[②]

这种狭义的界定使研究的焦点更集中、研究的开展更深入，但缺点是容易将“乌托邦”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孤立出来，将其看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横空出世的东西，忽略了“乌托邦”的历史性质，无形中缩小了研究领域，错过或忽略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研究对象。

广义的理解一般把“乌托邦”等同于一切人类理想社会，不太考虑这些理想社会在内容、表现形式、实现手段之间的差异，而是从功能或实际功效出发，分析乌托邦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英国学者利维塔斯（Ruth Levitas）在他的《乌托邦观念》（*The Concept of Utopia*, 1990）中，综合考察了人们关于乌托邦功能的不同思考后，总结出乌托邦的首要功能

---

① J. C. Davis: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Writing, 1516-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8.

② 参见[法]吕克·拉西纳：《天堂、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和乌托邦》，载《第欧根尼》中文版创刊号。

就是“疏离”（estrangement），“疏离”使我们与现实产生距离，以便从超越的视点观察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并针对性地设想一种或几种优于现状的、可能的理想社会，所以乌托邦首先表现出的就是其批判的精神。其次，乌托邦针对现实的苦难所描绘出的、指向未来的美好图景，对人产生一种“慰藉”（solace）的功能，支撑人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①]

有的研究者从乌托邦的实现路径出发，将“乌托邦”理解为颠覆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的革命行为或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必需的教育手段，“乌托邦”因此还具有“教育”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如德国思想家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就强调乌托邦的多功能性（productivity），他认为：

> 作为一种构造性理性的作用模式，它有认识的功能；作为指导人们去设想更丰富更完美世界的神话学，它有教育的功能；作为日后能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的未来学，它有期望的功能；作为一种历史变革的动因，它有推动的功能。[②]

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具有冲破现实的要求，它表达了对更美好的世界和生活的希望，能有效地排除虚无主义，是一个发挥积极作用的概念。

在这种注重“功能”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对“乌托邦”的界定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限制，变得宽泛起来，乌托邦既可以指一种文学体裁，也可以指一种完美的制度，还可以指一种思

---

① 参见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pp. 176-181。

② W. Huds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 51. 本书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笔者所译。

维状态，甚至可以等同于世界大同的宗教。美国学者赫茨勒（J. O. Hertzler, 1895—1975）指出乌托邦是“依靠某种思想、理想本身或使之体现在一定的社会改革机构中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①] 德国学者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则将乌托邦界定为“与现实状态不一致的思想状态”；[②] 美国学者萨金特（L. T. Sargent）认为：

> 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哪个历史时期人们表达社会理想的形式只限定在一种体裁中，不管这一体裁的界定弹性有多大。因此，如果我们想完整地了解人类的乌托邦憧憬，我们就必须超越……去看看其他的表达形式。[③]

类似观点在布洛赫和德裔美籍神学家蒂里希（Paul Tillich, 1896—1965）那里被进一步延展，他们将乌托邦视为人的可能性或“期望的范畴”，布洛赫甚至认为，被我们称作乌托邦的社会梦想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表达形式中，包括非文本的表现形式，如“医疗乌托邦”、“建筑乌托邦”、“视觉艺术乌托邦”等等。

广义的界定即使不考虑乌托邦的功能，仅考虑乌托邦的表述形式，其定义也不是局限于某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更为宽泛地指对社会的种种虚构。美国研究者古德温（Sarah Goodwin）认为乌托邦最基本的概念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前提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构成社会批判”。这种界定对形式的要求非

---

① [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页。

②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页。

③ L. T. Sargent, *British and American Utopian Literature 1516-1985*,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88, p. xiii.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常宽松，界定范围延伸至“只要包括了乌托邦因素”。这些因素，就内容而言，都是对所向往的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定格；就形式而言，生动具体的描画和条理逻辑清晰的论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功能而言，包括任何批判的因素。

这些广义的界定在最大限度上扩展了乌托邦的研究范围，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容易导致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使研究难以深入，乌托邦的特征难以概括，乌托邦的界限面临被消解的危险。同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其可操作性也值得怀疑。

显然在乌托邦研究领域内，人们还没有对这一术语的含义及研究对象的分析达成一致的意见。萨金特就认为，“对这一术语，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一致意见，然而却没有。这一状况在过去十年中没有丝毫的改观。”[①] 因此许多乌托邦研究者干脆不提界定问题，大部分关注乌托邦问题的研究者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采用一种松散的、含蓄的、较为宽泛的界定方式，哪些作品应该收入研究的范围内也完全依据习惯和传统，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受乌托邦研究者特定目的的影响。

从研究乌托邦文学的角度出发，本书倾向于将“乌托邦”看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代表的是人类追求理想、完美、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通过文本或其他载体加以想象性的体现，其目的是促使人们对所处现实社会以超越性的眼光作出清醒的评价和判断，并给予相应的批判，以此促进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或提升。笔者希望能在这一相对广义的范围内，确定“乌托邦文学”的研究领域。

[①] L. T. Sargent, “Is There Only One Utopian Tradition?”,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ctober, 1982, p. 689.

二、对“乌托邦文学”的界定

在界定“乌托邦文学”（utopian literature）时，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以文本为载体的乌托邦，而一些非文本的“乌托邦作品”（utopian works），只在论述它们与乌托邦文本的关系时，才作为研究的背景或参照物出现。[①]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乌托邦文学”所包含的文本范围较为宽广，除文学文本外，还有表述哲学思辨、社会、政治理论和宗教思想等等的作品。这些不同范畴的文本，虽然也思考、探讨人类的存在，批判现实社会，憧憬美好的人类生存状态，但它们与文学作品在表述方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在功能上也有本质的不同。从描述手法上看，这些非文学性的作品常常注重概念、命题、范畴、体系的建构和论述，思想和见解的表述非常直接，表现出重抽象、简洁、思辨和逻辑推理的特点。从功能上看，这些作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虚构”的，也是想象力的产物，也勾勒了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提出一套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计划，但作者要么只是作纯粹的冥想，要么就是说教、宣传、鼓动的意图明显，希望产生相应社会效应的功利心较重，因此这些作品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比较直接。乌托邦思想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品，它们和乌托邦文学作品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和功能出现在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本的“文学性”问题。“文学性直接决定了乌托邦文学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生长可能，决定其疆域的扩大和缩小，决定诸多语言文字的组合能否被认可为文学，

[①] 此处所提及的“文本”，主要指以纸张作为载体、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的“文本”。

并决定各种文学样式的更迭演变”，[①] 对乌托邦文学而言也是如此。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除了表面的描述手法不同外，还有内在的特质，即审美特性的差别。文学作品中大胆的想象、巧妙的构思、极具特色的叙事技巧、丰富多彩的行文措辞，不仅仅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目的本身。正是在“审美特性”这一点上，乌托邦和文学彼此契合。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对此作详细的论述。

由于文学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范畴，即使我们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文学领域内，对乌托邦文学的界定仍然有许多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里，什么是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文学作品有哪些？与其他类型的文学有哪些相似或差异之处？乌托邦文学始于何时？乌托邦文学是否仍在发展？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表现出人们对乌托邦文学的不同理解。学界对此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乌托邦文学的表现内容及其所采用的体裁。

从表现内容来看，多数研究者受到莫尔《乌托邦》先入为主的影响，认为乌托邦文学描述的是理想的人类社会体制。

戴维斯在总结了包括莫尔的《乌托邦》在内的几种人类关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有的想象将自然理想化，有的将人类理想化，有的则想象出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同时改变人和自然，而“乌托邦理想化的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自然，而是**组织、制度**”。[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

[①] 参见李波：《从文学性的角度思索文学的观念》，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②] J. C. Davis: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Writing, 1516-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7. 黑体为笔者所加，以示强调。

把乌托邦文学界定为“试图描绘人类社会最理想方式、体现了乌托邦精神的文学作品”，[①] 这一界定的关注点是在整体性的“社会”上。

汉语译文里乌托邦的“邦”字，也容易引导人们把它理解为国家，进而将乌托邦文学狭隘化为“描绘理想国家”的文学。田俊武和王庆勇在他们的文章中把乌托邦文学看成是“一种描绘理想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文学”。[②] 多数研究论文虽然没有对研究对象“乌托邦文学”进行界定，但就他们论文中所针对的分析对象而言，没有一部乌托邦文学作品的描写超出了“理想国家”或“理想制度”的范围。这就造成国内为数不少的乌托邦文学研究重复率高、研究范围狭窄的现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乌托邦文学的误解，以为乌托邦文学就那么几部小说，讲的都是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更有甚者，因为莫尔的《乌托邦》中讲到了废除私有制、建立公社，便以为所有的乌托邦文学描述的都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空想。

对于乌托邦文学的体裁，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小说”。他们普遍认为，在莫尔之前，虽然乌托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已经有所表现（如早期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理想国》以及普卢塔克的《莱喀古斯传》中关于斯巴达的理想化描写，还有关于“阿特兰蒂斯”的传说激发的许多关于理想世界的神话，赫西俄德在《神谱·工作与时日》中对“黄金时代”的追忆与描绘等，也是乌托邦文学的早期形象之一），但是他们认为早期的乌托邦文学大多很零散，规模也有限，近乎断简残编，并且在乌托邦文学的本质、审美特征、创作规律、创作技巧、表现手法等方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② 参见田俊武，王庆勇：《从天堂到地狱：论乌托邦文学在英国的发展与嬗变》，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面的成就既不丰富，也不成体系，因而远远谈不上具有乌托邦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

> 只是到了莫尔这里，才创造性地把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叙事文体来运用：莫尔以一个政治家的写作实践，使其《乌托邦》成为了西方文学史上一种独特文类——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genre-setting novel），奠定了现代乌托邦小说的范式（patterns）。[①]

笔者认为，如果仅从“建立乌托邦文学的自觉意识”或者“创造性地运用叙事文体”来看待莫尔的《乌托邦》，看待其对后续文学和思想的影响，以此来界定“乌托邦小说”，那么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以莫尔的《乌托邦》所描写的内容和采用的文体为模本来严格界定所有的英国乌托邦文学，这种界定无疑太过狭窄，乌托邦文学也会因此被悬置，变得静止、僵化，既没有渊源，也没有发展变化的可能。凡是和莫尔的《乌托邦》在内容和文体上不相符合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阈之外。

美国学者库玛（Krishan Kumar, 1942—）就认为“和其他一些文学体裁相比，乌托邦更接近于小说，事实上它就是小说（novel）……这一文学体裁或多或少而言是莫尔独创的”。[②] 国内研究者也多受库玛的影响，常把“乌托邦小说”和“乌托邦文学”等同起来。有研究者指出：

---

① 参见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载《文艺理论与批判》，2004 年第 2 期。

② K.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 25.

> 一般而言，乌托邦文学主要是指乌托邦小说。尽管在其他的文类，如诗歌、散文之中也存在着乌托邦因子，但是中外文学研究者一般都不把诗歌、散文等视为乌托邦文学。而且，从中外既有的乌托邦文学研究成果来看，也基本上集中在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小说领域。为了论述方便，以下凡论及乌托邦小说，如非特别说明，就大体相当于对包括乌托邦小说在内的乌托邦文学的论述。[①]

这段说明从“中外既有的乌托邦文学研究成果”和“论述方便”出发，把“乌托邦小说”和“乌托邦文学”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了置换。事实上，目前国外较有权威性的文学术语词典在谈到“乌托邦文学”的体裁时，多认为是一种“genre”。“genre”是一个源自法语的词，中文常译为“文体”，指的是：

> ……文学的类型或流派。传统的文体主要有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歌和讽刺文，发展到后来，又出现了小说。从欧洲文艺复兴至十八世纪，人们对不同的文体进行了仔细的区分，并遵照各自的规则进行文学创作。[②]

由此可见，乌托邦文学的文体不仅仅限于小说。由于小说具有强大的叙述功能，在表现理想社会、批判现实丑恶以及拥有读者的范围和数量方面，较之诗歌、戏剧、散文等体裁有更大的优势，而且小说对社会大众在思想领域产生的影响也强于其他文学体裁。这使得“小说”成为乌托邦文学中一个突出、

---

① 参见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 年第 2 期。

② J. A. Cuddon: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4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1, p. 34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